

马寅初的最后33年

忧怀国计 心系民生 新人口论 石破天惊 高屋建瓴

智慧之光穿透云雾 照亮心田的昏暗

彭华◎著



可從厚實中互勞產就我
以人'在國助資'是們
確類民是農'兩繁毛
立生族中村內利榮主
人殖思國破外"經席濟
類的想人產交'濟所政
遞活太的的流再'說策
嬾動薄家根。加公的的
進上庭本。上私"基
化'觀原"兼發本
的我念因城顧展精
程們太'鄉'生神



马寅初的最后33年

彭华◎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寅初的最后33年 / 彭华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6

(“长廊与背影”书系)

ISBN 7-5034-1642-4

I. 马... II. 彭... III. 马寅初 (1882~1982) —
生平事迹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2564 号

责任编辑: 韩淑芳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 苏磊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10140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数:** 210 千字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642-4/K · 1116

定 价: 2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敬文东

20 世纪的中国一方面多灾多难，一方面又充满了变数和希望：这两者都绝好地汇聚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知识分子是 20 世纪中国的标本，解剖知识分子就是解剖 20 世纪的中国；分析知识分子，就是分析中国的 20 世纪。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能够得以存在的最大理由；也正是这个理由，能保证读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认真地审视中国的 20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中国。

在这些知识分子群落中，有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翻译家、哲学家、思想家；有革命斗士、自由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也有汉奸文人。他们的

命运折射了中国的命运。他们都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也有过属于自己的耻辱和充满变数的命运。但无论是辉煌历史、耻辱还是充满太多变数的命运，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回望前尘和来路时，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不再单属于个人，一切都将、都已永久性地属于20世纪的中国，属于中国的20世纪。

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的心路历程，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更不是为了向历史索赔，甚至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谁对谁错，而是为了保证今天和明天的我们活得更理智、更聪明、更幸福、更踏实。先人的错误或光荣如果不能被我们清楚地分辨，我们就是不合格的子孙，20世纪的遗产如果不能被有效地清点，21世纪就有可能变成变了形的20世纪，时间就有可能在流动中处于静止的状态。我们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悖论，而我们曾经确实受制于这样的悖论。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拥有晴朗的天空，我们还没有全方位地愧对先人，靠的就是我们对遗产的清点，对错误的洗涤，对光荣的分辨。

我们并不是注定热爱遗忘的民族，只是有些事情我们羞于提及，宁愿将它埋在内心的最深处；实际上，我们是热爱在内心深处进行考古研究的民族，因为那些深埋内心的事情总是被我们一次次地咀嚼，无论是午夜梦回还是其他一些独处的时刻。尽管发掘过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指向光辉的前程，但这也同样不能从逻辑上证明我们的内心考古学毫无意义，也没有能力宣布内心考古学完全失效。这套丛书不过是内心考古学偶尔的文字表述而已。它仅仅是冰山理论的一个小例证罢了，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来不及出土。任何一个公正而心怀善意的读者都将不难看出，这里边没有哀悼，没有凭吊，没有唁电，也没有其他任何不良爱好；反抗遗忘、指向未来、歌颂美德和力求聪明，才是内心考古学的本意。我不敢说这本意已经得到了完美的实现，但本意被表达出来却是这套丛书追求的首要目标。其他的一切都是后置性的东西。事实上，不带偏见的读者肯定会发现，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的最后一页，遗忘都被击倒在地，内心考古学和本意却悄然站立了。

反思成了内心考古学的第一要务；但反思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它需要反思者具有侦探一样的能力。西谚说，上帝也大不过一个细节。因为只有细节才能证明上帝。同样，反思的正确与否必须要征得无数细节的认同和首肯。因此，所谓的内心考古学，不过是发掘细节。在此，细节的意义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就是意义早已溶解在了至高无上的细节之中。但不能因此认为这套丛书只是细节的罗列和堆砌。鉴于上面说过的原因，它也提供意义。但那是融细节和意义于一体的意义。在这里，所谓意义，是充满细节的意义；所谓细节，是充满意义的细节。这保证了内心考古学的实现，也保证了反思的有效、诚恳和善意，当然还有深度。

感伤是没有用的，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积极和乐观才是我们的必需品。反思意味着乐观，内心考古学则指称着积极。没有这样的品质，反思和内心考古学将共同归于失败。这套丛书的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各自表达了自己的积极和乐观。他们努力将20世纪的一些蛛丝马迹摆在了我们面前，努力将过去了的中国的某些角落摆放在了我们的眼前。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指向今天和未来，所以他们的忧患已经不再是忧患，而是特殊形式的乐观。他们辩证地将忧患和乐观融在了一起。在这套丛书中，忧患是乐观的忧患，乐观则是忧患着的乐观。因此，这套丛书有效地将矫情给最大限度的抑制住了，也将任何性质的抱怨踢出门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正好接续和推演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愿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2005年3月2日



1	引 子	他的声望 他的痛
6	第一章	不同寻常的“知北游”
20	第二章	布拉格—华沙的和平之旅
40	第三章	喝“洋饮料”的浙大校长
66	第四章	“老北大”经营新北大
101	第五章	“团团转”理论的鼓吹者
121	第六章	石破天惊的“新人口论”
158	第七章	周恩来：“不能划（马寅初）为右派”
197	第八章	终究要照亮心田的昏暗
209	第九章	九旬老翁的险关
220	第十章	公允的裁判
244	第十一章	历史的复位
274	附 录	马寅初先生生平年表
285	后 记	



马寅初，一个原本非但不陌生、而且曾经一度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他又曾长期被人遗忘而湮没不闻。有人说，历史既可以冷若冰霜，又可以热情似火。历史的马寅初与马寅初的历史，于此恰好成为一个有力的注脚。苏轼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无情的历史的潮水，是最好的试金石；潮水冲刷之后所遗留下来的，自然是无数的沉甸甸者，其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真金。马寅初，便是经历大浪淘沙、披沙拣金而遗留下来的真金。

说来真的惭愧，作为“后生小子”的我，不但生的晚，而且启蒙也晚。时至今日，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听说“马寅初”三字，实则来自我的父亲。记得那是1979年秋天的一个日子，家里来了几位客人，他们的话题突然转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于是，“马寅初”三字便不时出现在他们的谈话里，《新人口论》的名字自然也喷涌而出。回想起来，他们当时之所以谈到马寅初，是因为马寅初恰好在这一年（1979年）平反，从此以后，马寅初遂再次成为广受关注的人物之一。

这是我与“马寅初”的第一次结缘。遗憾的是，我后来与“马寅初”似乎是“渐行渐远”。负笈申城，我选择的既不是经济学专业，也不是人口学专业，而是历史学专业。其间，似乎也不乏机会。比如在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教材在内容上也涉及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而被批判这一历史事实，但这并非引起我的多大兴趣。

后来，因为关注新中国知识分子（如陈寅恪）的“心灵史”，也旁及过“思想改造运动”、反右、平反这段历史，于是对马寅初的了解也稍微多了一些，但还谈不上陈寅恪所说的“同情之了解”^①。真正进入马寅初的“心灵世界”，那已经是2004年的事情了。

2004年的上半年，我正在上海挥汗如雨地撰写博士论文。三月的一天，敬文东兄从北京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意为马寅初的后半生写几句。略加思索，我便勇敢地答应了下来。

穿越时空隧道，“马寅初”一路走来——

本书主要涉及的是马寅初的“后半生”，而其“前半生”也有必要在此略作陈述，并附带谈一点儿关于马寅初的评价问题。

^①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清德宗光绪壬午年（八年）农历五月初九（1882年6月24日），马寅初出生于浙江省嵊县浦口镇一个酿酒作坊主家庭。因本姓马，又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乡间盛传：“五马齐全，必定非凡。”父亲马棣生遂给他取名寅初，字元善。后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乡间的这一说法，因为马寅初后来真的“非同凡响”。

和大多数中国青少年一样，马寅初也是在家乡接受的早年教育，先在嵊县浦口镇私塾读书，后至绍兴县学堂读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马寅初受亲友资助，赴上海入教会学校“英华书馆”^②读书。年轻时期的马寅初，深受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强烈向往“实业救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马寅初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并被北洋政府保送至美国官费留学。在美国，马寅初先入耶鲁大学，初学矿冶，后改习经济学；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马寅初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1914年，马寅初以论文《纽约市的财政》（The Public Finance of New York City）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后来在纽约出版，并被选为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教材）。1915年，马寅初婉言谢绝了赛利格曼教授的盛情和美意，毅然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屈指算来，他阔别祖国已有十年之久。

后人、今人对马寅初的评论，基本上是围绕着他回国后的六十八年（1915—1982）而展开的。

1949年之前的马寅初，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而蜚声中外的。1915年回国后，马寅初历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教务长，浙江兴业银行顾问，并应聘任中国银行总司券（总发行人）；1920年，马寅初同郭秉文等人发起创办了东南大学商学院（后改为上海商科大学）；1923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起发起并创建了“中国经济学社”；1927年，马寅

^②——说英书馆。

初离京南下，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金陵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等职。抗战爆发后，马寅初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解放后，马寅初曾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马寅初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马寅初的经济学著作甚多，主要有《中国外汇兑》、《中华银行论》、《中国关税问题》、《马寅初经济论文集》、《马寅初演讲集》、《经济学概论》等若干种。这些宝贵的著作，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在公众话语体系里，马寅初更是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人口学家。早在1920年，马寅初就曾经发表过探讨人口问题的论文《计算人口的数学》^①。解放后，马寅初非常关注人口问题。1957年，马寅初发表了石破天惊的《新人口论》，此后因此而遭到不公正的批判，这更是家喻户晓的事情。随后，中国的人口如离弦之箭扶摇而上，人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有位学者斩钉截铁地说：“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是建国以来危害最为深远的一次批判。”^②马寅初在人口学方面的论著，起先行世的是单行本《新人口论》^③，后来则有结集出版的《马寅初人口文集》^④。作为人口学家的马寅初，本书有专门章节叙述，此不赘述。

马寅初不但是成就卓著的学者，而且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有着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勤勉的敬业精神的马寅初，恪守“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古训。早在解放前，马寅初已被推为莘莘学子的光辉典范，颇受广大师生的爱戴和崇敬。建国后，马寅初历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长期工作在教育战线，为新中国培养大批优秀人才。

①《新青年》，第7卷第4期，1920年4月。

②邢贲思主编：《中国哲学五十年》，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276页。

③马寅初：《新人口论》，北京出版社，1979年11月、1980年（重印）。

④田雪原编：《马寅初人口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作为教育家的马寅初，堪称“桃李满天下”，而且“口碑万人传”。

成就突出的专家、学者很多，也很值得尊敬；具备广泛的社会良知和深刻的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则更值得尊敬，而且令人景仰^①。马寅初，就是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爱国知识分子。1940年至1945年，马寅初因抨击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的罪行惨遭国民党政府的囚禁、软禁。后来，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特别是在周恩来等人的大力营救下，马寅初终于获释。在抗战时期的山城重庆，一代文豪郭沫若曾经这样高度称赞马寅初：你这个马寅初啊，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解放战争期间的舆论界认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与地位，可有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先生相比。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之下，却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②1983年2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名誉校长潘序伦，在一次集会上称誉马寅初是“近百年最值得尊敬的学者，超级爱国的知识分子”^③。北京大学老教授季羨林，曾经坦诚地对卞毓方说，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最令他肃然起敬、最让他佩服的有两位：一位是梁漱溟，另一位就是马寅初^④。

马寅初，毋庸置疑而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宋庆龄曾经以无比激赏的口吻称赞马寅初，说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难得的瑰宝”^⑤。当然，马寅初也并不是没有让人非议的地方。个中详情，请看后文。

①在《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余英时对此做了深刻而系统的论述。

②卞行:《马寅初在上海》,《联合晚报》(上海),1946年11月21日。转引自杨勳、徐汤莘、朱正真:《马寅初传》,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146页。

③报导见《世界经济导报》(上海),1983年4月18日第二版。

④卞毓方:《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http://www.chem.pku.edu.cn 或 http://www.booker.com.cn。

⑤转引自网络文章《难能的离来》,http://www.xawb.com,2004-10-25。



不同寻常的“知北游”

1

1948年春，全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走向末日。进入夏秋之交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他们正在做仓皇出逃的准备。这一年，蒋介石发布了所谓“改革币制，肃清匪谍”的命令，大肆搜捕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

马寅初在上海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了。他不能随意地抛头露面参加活动，而且住所也经常有人盯梢。进入梅雨季节后，江南的天空便远离了万里无云、天高云淡的湛蓝与空旷，像是在为

国民党送终；但在爱国志士的心中，却是充满了希望与信心，他们热忱地关注着时局的发展，急切地盼望着新中国的早日诞生。

在位于杭州法院路二十七号的“竹屋”马宅里，马寅初正在翻阅报纸，查阅资料；只见他不时闭目沉思，又不时奋笔疾书。他的心中浮想联翩，他的胸中激情澎湃，颇有“荡胸生层云”的感悟和遐想……

一个秋雨连绵的傍晚，马寅初的老朋友、茶学专家吴觉农突然登门造访马宅。吴觉农的到来，马寅初甚为兴奋；还没等吴觉农开口，马寅初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他对时局的看法，认为中国人民为之浴血奋斗的目标就要实现了，深情的目光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深深敬仰和衷心爱戴。等马寅初倾述完后，吴觉农才发话，他问马寅初是否准备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马寅初笑着说：“我可不能无功受禄啊！”马寅初一向幽默成性，这虽是一句玩笑话，但却展示了他谦逊的美德。但现在还说到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吴觉农这次专程前来看望马寅初，主要目的是出于朋友的关爱提醒马寅初加强警惕，以防被国民党挟持。随后，他们的交谈便自然地转入了这一话题，二人就安全转移事项做了商讨和安排。

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吴觉农。吴觉农（1897.4—1989.10），原名荣堂，后改名觉农。浙江上虞人，青少年时期即受同乡秋瑾、鲁迅等留学前辈革命思想的熏陶，目睹旧中国农业凋敝、农民困苦、茶业衰败的惨痛景象，立志要在农业和茶叶方面做一番事业。“功夫不负有心人”，吴觉农后来终遂其志，被人誉为中国当代“茶圣”。解放后，吴觉农曾任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叶公司经理。主要著作有《茶经述评》（1987年）等。

1948年的马寅初处境颇为危险。他在杭州、上海的行为，早就引

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密切注意，但看不出马寅初有丝毫畏惧。这年初冬的某个深夜，国民党特务闯入中华工商专科学校逮捕进步学生。马寅初从睡梦中惊醒，立即赶到现场。愤怒无比的马寅初对特务分子大声呵斥、严厉斥责：“你们老头子蒋介石我都敢当面训斥，还怕你们，你们现在就统统给我滚出去！”特务被马寅初的正气所震慑，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解放全国已是指日可待。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府开始丧心病狂地逮捕、屠杀民主人士，马寅初等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为了防止国民党狗急跳墙，以免爱国民主人士被国民党挟持和迫害，在周恩来的具体指示和关怀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及时安排马寅初等民主人士安全转移。马寅初在离开蒋管区的前一阵子，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依然像往常一样往返于沪、杭之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马寅初突然由上海回到了杭州。但马寅初在“竹屋”小楼只住了两天，便又匆匆上路了。

临走之前那一个夜晚。夜虽然已经很深了，但马寅初丝毫没有睡意。马寅初静静地思考了好久好久，要不要对妻子儿女们交底呢？左思右想，他最终还是对妻儿开了口：“我可能要离开上海一个时期，在此期间无法与你们联系。桌子上的一百多块银元，留给你们作生活费用；如果用完了，还可到杭州农工银行去透支。”他紧接着又对次子马本初说：“时间不早了，你去休息吧，我明天一早就要离开这里，你母亲还要为我收拾行装。如果你们以后有事，可到上海找包达三先生联系。”^①第二天一大早，马寅初便离家上路了。之后，马寅初便在家人的眼里突然神秘地“失踪”了。这一“失踪”，就是整整数月。

上海。外滩。黄浦江。

^①杨建业：《马寅初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110页。

呼啸而凛冽的江风，夹杂着浓郁而恶心的血腥味，像刀子般撕割着市民的双脸，似乎也在发泄着不尽的怨气。本来就已经不堪饥寒交迫的行人，以恶毒的语言诅咒着这个歹毒的鬼天气、诅咒着这个万恶的世道——仿佛“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一如成群结队的蚂蚁，布满了外滩各条大小街道，只见他们争先恐后地涌向黄浦江码头，准备“金蝉脱壳”——逃离“十里洋场”的上海。

在鱼贯而入的人流中，有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此人似乎曾经在哪儿数度谋面，但定睛一看：似乎又未曾相识——如果是他，怎么会变成“大菜师傅”呢？只见他头戴工作帽、腰系白围裙，手挎“满载而归”的菜篮子，好像刚从菜市场买菜回来。“大菜师傅”轻松地来到黄浦江边，混过了码头特务的视线，健步登上了一艘开往香港的海轮……

“大菜师傅”，何许人也？

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马寅初。

离家“出走”的马寅初又回到了上海。到达上海后，马寅初并没有入住自己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的宿舍^①——因为那里早已成为暗哨和密探重点“关注”的一个目标，而是临时借住于亲戚朋友家中，每天换一个住处。马寅初在上海如此而为，完全是依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巧妙安排。考虑到马寅初是拥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容易引起特务分子的注意，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他准备了一张特别的身份证。

离境那天，马寅初在包达三^②家中乔装打扮。本来就略显肥胖的马寅初，穿上了一身掌勺大师傅的工作服——头戴工作帽、腰系白围裙，手里还挎着装得满满的菜篮子，像是刚从菜市场买菜回来的样子。粗

^①1946年9月，马寅初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

^②包达三(1885—1957)，浙江宁波人。解放后，曾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

粗一看，马寅初俨然就是一位壮实敦厚的“大菜师傅”——不但“神似”而且“形似”，简直就是“惟妙惟肖”。

惟妙惟肖的“大菜师傅”自然不会引起便衣特务的注意。“大菜师傅”从容地行走在街道上，轻松地来到黄浦江边，顺利地混过了码头特务的视线，健步登上了一艘开往香港的海轮。为了确保安全，“大菜师傅”一登船，便坐在不为人注意的底舱角落；一直等到汽笛声响，海轮驶出吴淞口，才脱下厨师外套，重新回到甲板上。

熟悉的海风，吹拂着马寅初红润的双脸。他极目远眺，注视着海天一色的最远处，知道自己将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随后，他又收缩目光，俯视近处的海面，一朵朵洁白的浪花在船舷边跳跃。愈行愈远，上海外滩的西洋建筑渐渐地模糊起来，最后消失于视野。

2

“海风吹，海浪摇”，变幻多姿的海洋风景，极易引发骚人墨客的遐想和文思；但此时此刻的马寅初，压根就没有心思欣赏这绚丽的海上风景。他急切地期盼着早日到达香港，早日与友朋团聚，以便好做下一步打算……

马寅初到达香港后，立即去看望住在香港的老朋友千家驹。马寅初的不期而来，使千家驹惊诧莫名，同时又兴奋异常，他激动地握着马寅初的手，问道：“你不是说决不离开上海吗？怎么又来了呢？”

马寅初爽朗地笑着回答说：“这是我放的烟幕呵！因为国民党特务要检查我的信件，我说决不离开上海，就可以使他们‘放心’。我其实早就准备走了。”^①马寅初与千家驹已经好久未能谋面了，老友相见，分

^①千家驹：《纪念马寅初先生》，《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第37页。下文介绍的背景知识，亦出自该篇。